

虎鸢雄风

赵 越/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● 企业家张汉林写真

虎鸢雄风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赵 越/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3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3号

虎 鸢 雄 风

HU YUAN XIONG FENG

赵 越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地方国营新民印刷总厂印刷

字数：250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2 1/8 插图：1

1993年11月第1次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500

责任编辑：李文刚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
ISBN7-5313-1242-5/I·1114

定 价：7.50元

题记：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

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

内 容 提 要

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，然而，他却有着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。他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干个体、搞承包的人，他经历过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失败，他有着许多遭遇……

作者在这里讲述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式人物的传奇式故事。作品真实地、艺术地再现了农民的儿子张汉林由一个顽皮的孩子、成长为一名卓有成就的企业家的漫长奋斗历程，深刻地展示出一个创业者的苦难与辛酸。人们透过张汉林含辛茹苦创业的经历，可以窥见改革大潮冲击下的城镇与乡村的风貌，从而更直观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律动。

作品情节生动，语言流畅，张汉林的形象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读后令人掩卷沉思，慨叹不已。

引 子

在这里，我要给你讲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故事。

他实在是太渺小，太渺小了：渺小的象山野里的一株小草，渺小的象大漠里的一粒沙石，渺小的象原始森林里的一片绿叶，渺小的象浩瀚江河中的一颗水滴。

他没有象拿破仑那样，叱咤风云，用铁与血征服过整个世界；

他没有象贝多芬那样，呕心沥血，用整个生命谱写了人类最壮美的乐章。

他没有名气，他不见经传，甚至连他生活的这个偏远的北方镇上，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渺小才成就了他的伟大，正是这种平凡才成就了他的不凡。

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。

他的名字叫张汉林。

人生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浪漫，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烦恼，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哀愁。

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喜怒哀乐是共同的。

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挣扎，一场存在于不同层次上的挣扎。

张汉林是在社会底层中挣扎的。他是一个痛苦的跋涉者，他是一个顽强的求索者，他人生的每一步，都充满着冷酷的真实。

也许正是这一份冷酷的真实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我要走近他，我要把握他生命的律动，我要融进他的血脉里，跟他一起去感受那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悲叹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：世界上没有平庸的生活；有的只是平庸的作者。一个思想深刻且富有艺术才华的人，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随处发现那让人激动的、富有思想性与艺术价值的亮点。

如果我笔上的张汉林没有使你感动，没有使你难以忘怀，没有鲜活地站在你面前；我只能惶愧地承认，是我没有写好他，是我平庸的才气埋没了他，是我拙笨的手笔毁坏了

他。

于是，我将留下终生的懊悔与遗憾。

我喜欢富于挑战性格的人，我喜欢勇敢地向命运进击的人，而这恰是张汉林的性格。

坦白地说，我喜欢汉林性格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在开篇的时候，自己先向自己提出了也许我根本无法胜任的挑战。

第一章

他的第一声啼哭，并不怎么惊天动地，似乎从他一降临尘世，便是一个不很受欢迎的人。然而，他还是无所顾忌、痛痛快快地叫了一声，似乎在向整个世界宣布：在这辽东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，一个未来的企业家诞生了。

这是一个叫康家堡子的村庄。

偌大的九州版图上，这儿是一个根本不为人知的角落。这里地处偏僻，交通闭塞，与异国的土地隔江相望。

堡子的四周是绵亘起伏、层峦叠障的大山，堡子的前面是一片宛如原始荒莽的大甸子；甸子的边上，鸭绿江水象一条银亮的带子，默默地流向远方，无声地洗涤着无穷尽的岁月。

堡子是敝陋而贫穷的，堡子里从古到今没有出过名人。

堡子里的人几千年遵循的生活原则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土里刨食。堡子里的人从没见过企业家，更不知道企业家是怎么回事。

一九五〇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黄昏。

虽然早已立秋了，可气候还是有些让人酷热难当。

当夕阳收回最后一缕衰弱无力的光线，夜张开灰黑的翅膀降临大地时，康家堡子村前岗子一家低矮的农舍里，众人开始手忙脚乱起来。

一个面色苍白、体力衰竭的女人，痛苦地挣扎在炕上。

她的头发已完全散乱了，象一蓬让暴风雨摧残过的茅草；她的目光凄绝而哀楚，眼窝里浸满了让人心颤的泪珠；她的浑身热汗涔涔，衣服湿透了，裤子湿透了，整个人都仿佛浸泡在一湾咸水里。

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，她的名字，叫王建珍。

此刻，她正经历着一阵阵刺心裂骨般的产前的阵痛，急于出世的婴儿似乎很不满意母亲的体力衰竭，在母体内拼命地踢打、挣扎，渴望着奔向一个光明的世界。

母亲惨了。母亲在此之前，曾生过七胎，可从没有象这胎这么痛苦过，这个未出世的婴儿，在母体就充分地表现几分桀骜不驯。

母亲呻吟着，痛苦地呻吟着。

接生婆茫然无措地站在母亲身边。

“快！快揭炕席呀！孩子都快来了，还愣什么？”

不知是哪一个亲戚在屋外高叫着，屋里的人象让针刺了一下似的，冷丁反应过来。

日子实在是太贫穷了，全家人唯一象样的财产是这个完整的炕席。是怕产妇的血玷污了这炕席吗？还是为了山里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忌讳呢？

屋里的人七手八脚地把炕席揭了去，产妇被放在硬硬的土炕上。

屋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了，一盞如豆的油灯摇曳着，摇曳着，象炕上躺着的产妇一样衰竭无力。

“广海！广海！灯太暗了，快打明子呀！”接生婆大喊。

应声进门的是一个标准的山东汉子，胡子很重，头发茬

子象猪鬃一般坚硬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有神。只是那瘦削的脸颊上，已布满了岁月的酸水残酷地浸泡出的如沟壑般的皱纹。

他是产妇的丈夫，一家之主，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——张广海。

他是当家人，事情太忙，他刚听说妻子要生产的消息，急忙跑回来，一听接生婆要明子，先有点手忙脚乱起来。

“没……没有呀！急急忙忙上哪儿弄那种东西呀！”

“那要赶紧想法子呀！屋里这么暗，你让我怎么接生呀？”

“快！快找松木，先劈！”

张广海吆喝着，急忙返身出门。

大儿子和一帮亲戚赶紧抱来一些松木，众人镰刀斧头一齐上，很快便劈出一些松节明子来。

松明火把点燃了，黄泥土屋一下子明亮起来。

产妇的阵痛更剧烈了。

“出去！老爷们儿都出去！”接生婆不客气地命令着。

张广海茫然地瞅瞅手中的火把。

“放墙空里！真笨！”接生婆轻叱着。

张广海把手中的松明火把塞进墙空，不放心地看了妻子一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退出去。

那股刮肝刮肠般的苦痛来临了，王建珍忍不住惨叫起来。

“用力！用力呀！憋住气，一会儿就好了！”接生婆大叫。

“我不行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”产妇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别怕，你不能死！听话，别折腾，别消耗体力，稳住劲儿，稳住劲！”

接生婆轻轻地劝慰着。

屋外，丈夫、家人、亲戚、邻居，一个个都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生？是难产吗？”

“要不要去乡医院找大夫？”

“干脆送医院吧！”

“不行，这个样子怎么送？”

众人的脸上全布满了厚厚的愁云。

母亲陷入一阵长久的恍惚之中，她感觉浑身被一阵阵高热烧灼着，她感觉周围燃起了一片大火，而她就置身在那火焰的中心。

她感觉自己的身躯被一点儿一点儿地烧融了，她看见死神板着狰狞可怖的面孔向自己走来，她意识到她的生命真的就此完结了。

她不想死，她还没有看见那个小生命呢！她还没见过自己十月怀胎的孩子呢！

她拼命地挣扎，挣扎。她醒了过来，她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。

终于，伴随着一阵裂骨般的疼痛和昏厥，婴儿出世了。

婴儿的身上带着浓重的母血，婴儿的身上带着母亲的生命。

这婴儿不是别人，就是本书的主人公——张汉林。

他的第一声啼哭，并不怎么惊天动地，似乎从他一降临尘世，便是一个不很受欢迎的人，然而，他还是无所顾忌，痛痛快快地大叫了一声，似乎在向整个世界宣布：在这辽东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，一个未来的企业家诞生了。

“广海，生啦！生啦！”

接生婆满脸喜色。

“生了个什么？”

众人急忙围上来。

“是个小子，多子多孙，大富大贵呀！”

接生婆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。

不知为什么，张广海没有笑，面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在庆幸大人与孩子都平安的同时，他的心里也象坠上了铅块儿一般沉重。

他象一张绷得过紧而折断了的弓一样，蹲坐在墙角处，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得又深、又密，仿佛瞬间里苍老了好多年。

他这是怎么了？天底下竟会有做父亲的不喜欢儿子出世的吗？

唉！可怜的张广海，他实在是难言的苦衷呵！

富贵人家生孩子，实在是一件大喜大庆的事，但对于一个贫穷的人家来讲，多一个孩子，实在是多一份负担呀！

张汉林的出世，可以说是生不逢时，在他之前，已有兄弟姐妹好多人，除去夭折的两个婴儿，尚有大哥张汉文，二哥张汉武，大姐张汉英，二姐张汉梅，三姐张汉花，这么多张嘴，只靠张广海一个人养活，那贫困的境况是可想而知

的。

那一年，张广海已经是将近五十的人了，对于一个快步入老年的父亲来讲，在本来已很沉重的负荷上又增加一份负担，他怎么能高兴起来呢？

张广海是一个德高望重、心地善良的人，菩萨般的心肠恨不能普渡众生。在极端贫困的生活里，他还收养了一个跟自己非亲非故的老人，这个无儿无女、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，一直在他们家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偌大的经济重压，实在是张广海所无力承担的。

张广海家境的贫穷，不是因为他不能干、不会过，除去子女多，额外负担重外，他当队长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张广海工作十分认真，他的整个心思都系在队里，他根本没有精力关心自己的日子，因而，尽管他为了集体不要命地干，可自己家的日子还是那么穷。

张广海之所以对集体的事业那么上心，是源于他对共产党的感情。

张广海老家在山东，是父亲用一担挑筐把他兄弟从山东挑来的。到东北举目无亲，先是在沙河子当苦力，拼死拼活地干一天，填不饱肚皮。无奈，便一路乞讨来到古楼子，还没站住脚，父母便相继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可怜的张广海，年仅十四岁，便不得不擎起过日子大梁。为了逃租、躲租、躲债，一家人只好象野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大山沟里。

是共产党来了，闹土改，才把他家从大山沟里找出来，给他家分了房，分了地。他怎么能不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呢？他怎么能不拼死拼活地为集体干呢？

尽管张广海并不高兴这个孩子的到来，可见了面之后，

还是无法遏止那强烈的父爱与恋子之情，当接生婆把孩子抱到他面前时，他还是忍不住在孩子的小鼻子上亲了一下。

张广海没念过几天书，却无师自通地能识文断字，竟然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小名——虎鸢子。

这名字可了得？

虎者，深山百兽之王也；鸢者，翱翔于苍穹之雄鹰也。

父亲爱子之心，父亲望子成龙的愿望，尽在这个名字里了。

有相术者为其看相，曰：

虎人生于七月，立秋之时，秋天老虎，格外厉害，脾气刚强，意志坚锐，跋山涉水之苦，如折枝之易，赴汤蹈火之难，在所不辞，能克服万难，凡事可成矣！

小小的张汉林，你何时才能长大？小小的张汉林，你果真会成为父亲期望中的雄鹰与老虎吗？

第二章

其实，张汉林已经长大了，也许母亲还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儿子已经很懂事了，他已经开始象一个男人那样承担责任，为姐姐开脱罪责。

童年如一条毫无浪漫色彩的小船，停泊在姐姐的臂弯里。

张汉林小时候，基本上是靠大姐张汉英带大的。

父亲整天为队里忙。

那会儿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。康家堡子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，敌人的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，重型炸弹常常扔进堡子里，无辜的村民常常被炸。村里人个个都朝不保夕，人心惶惶。

支前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，粮食、衣物、药品、担架，所有的东西都要靠父亲去筹集，再加上村里刚搞完土改，合作社刚成立不久，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家里人常常是好几天看不见他的面，他更是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和孩子。

全部的家务负担都落在王建珍一个人身上，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、喂鸡……早上睁开眼就干，从早干到晚，还是有干不完的活计。因而尽管王建珍有天大的母爱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张汉林。

可张汉林还是在一天天地长大，无忧无虑地长大。

他太任性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家境的艰难和日子的清苦，他只知道死命地缠着姐姐。

一会儿，叫姐姐背他，一会儿，叫姐姐抱他，一会儿，骑在姐姐的脖子上，一会儿，又抓住姐姐的头发不放。

可苦了大姐张汉英，她仅仅比张汉林大九岁，她也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孩子呀！

一次，张汉英背着张汉林去邻居家玩，因为顾着跟邻居家的人说话，便把张汉林放在炕上。

张汉林从小就十分淘气、麻溜，很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。

平时姐姐手把脚环地看着，他不敢放肆，这回离了姐姐的手，他便撒起欢来。

他先是一个人在炕上翻跟头，又跳又叫，闹得不过瘾，便独脚在炕沿上走，乐极生悲，一不小心，张汉林摔在地上。

姐姐猛地反应过来，伸手去抓，已经晚了。

张汉林惨叫起来。

姐姐吓坏了，急忙扶起倒在地上的张汉林。

张汉林的头摔破了，脑瓜盖子上全是血，太阳穴边上有个包，里面象是充血，积水，用手一按软软的，象用纸糊的似的，好吓人！

姐姐无措了，她那么小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照顾摔伤的弟弟。

首先涌上脑海中的意念是赶紧跑，千万不能让父母知道。这要是让父母知道了，不狠狠地揍她一顿才怪呢！

张汉英可怜巴巴地求那家邻居不要告诉她父母，抱起弟弟就走。

出了邻居家，张汉英茫然了。

怎么办？去哪里呢？去卫生所找大夫吗？自己身上没有一分钱，没有钱大夫怎么会给弟弟上药呢？去亲戚家吗？她怎么敢呀？那样，父母不很快便知道了吗？

可怜的张汉英，象叼一个大鸡崽子一样抱着弟弟，在村路上徘徊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哄着弟弟，一边想着如何安排这场祸事。

万般无奈，张汉英只好抱着弟弟躲进队里的一片高粱地里。

高粱地好深好深，好可怕好可怕。

张汉英找到一块小石板，让弟弟坐在上面，望着弟弟的伤口，心疼得直流泪。

她抖颤着小手，从高粱叶上接下一点点白粉，极小心地敷在弟弟的伤口上，一边轻轻地问：

“虎鸢子，疼吗？”

“不疼，一点儿也不疼。”

张汉林咬住牙。

“还说不疼，别骗姐姐，姐知道你很疼的。”

张汉林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。

“别哭！别哭！姐对不起你，姐对不起你呀！”

“不，不怪姐姐的，都怪我自己。姐，我们怎么不回家？”

张汉英难言。

“姐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呆在这里，我好怕，这儿有虫子。”

张汉林可怜巴巴地望着姐姐。

“不！我们不能回家。”